



居士集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上十八

經者十一首

其一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一作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

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此字無也易者文王之作

也其書則六此字無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

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一作大衍筮言

一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書也然則不曰學乎曰得

其天者可以兼其小末者一作而能一作其大者也

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夫十四卦自古用一作夏商之世

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受命之亂有天下之心
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變以卦起於奇耦
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
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且
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
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為筮
占卜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
后以當其事而常以一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
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稽世失然
後文王之志大明而勿始列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

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

六爻之文占辭也一作有文王之大衍之數占法也自

皆作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

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

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由其辭於筮

占一作筮猶見非於孔子况讀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

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

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此無焉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

也曰何止乎繫辭辭之塗康後并不載於六經不道

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終葵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滿焉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亦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感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爲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

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身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在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紆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爲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一有也字以問一有字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著四十有九分而爲二

掛一揲四歸奇而劫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
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
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蓋者上古聖人之法
也其為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為
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
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
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
也矧占之而不効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
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
而雖繫辭之疏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

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第
四揲之策而捨掛劫之數亦知掛劫之多少一又字
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
坤無定策如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
其論於卜筮乎易與玉珮其論於異端之說乎因孔
子而求文王之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子言而
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

龍在天上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蓋以九而為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為易道言變爻以六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為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言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無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為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矣從曰從其一
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
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
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
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
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
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本
此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
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
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其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

之事書曰公及邾儀公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
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神也學者不從
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
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
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
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
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弑也學者不從
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弑弑其捨經而從
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
傳新奇多有不可善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

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微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事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有復見經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之非實也經文隱矣傳助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身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康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

之宜如何而懸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
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
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
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
別天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
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
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
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
殊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
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

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
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
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
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
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極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
志不克伸其死也祓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
甲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皇於春秋
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爲輕重故曰一
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矣名字氏族乎孔子
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

其善實一作乎以此而言隱實為辨則孔子決不言曰
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辨者曰然則何為不言
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
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備之闕其所不知所
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辨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
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稱公子曰凡魯之重
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言曰薨何從
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

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
既輕加之又輕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
法不知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
故加之大惡况而以盾非實赦則又復見于經以明
盾之無辜乎加之而輕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
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
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還
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
趙盾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
於下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

免也今免首
不然也春秋
辨明如有所
殺盾盾走而
與弑矣此疑
白之使盾果
法受惡而攝
必先正穿之
大惡不可幸
亦不得辭如

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
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
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
殺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
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
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
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
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
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
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

疑似之入陷
賊有幸弑之
詐用情之吏
治人之法也
以修春秋就
從而稱美又
問者曰然則
其君也今有
焉父病而不
而殺其父使

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
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
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
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
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
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
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
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
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
吏治之是二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

猶知其不可而不習於禮孝矣雖無愛猶當與操刃乎此庸吏之子決不書曰難者曰聖人以垂教者不入則萬世法事卒不見于

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

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以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姬左氏以君氏卒為隱公一以為男子

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不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爲此字無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

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

一有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

吾無所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

諸侯又不用因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

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

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

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

也此字無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

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

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

世者也予厭眾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弒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

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

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

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

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

也嘉其尊長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

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感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秦世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一患一作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勝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恠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

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也
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

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
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
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
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
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
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
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
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
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
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

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
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不及不改元乃上冒先君
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有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
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
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
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
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
稱十有一年對曰居喪
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
紂以惑亂當世於是退
而

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
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
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
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
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
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
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
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而後死如斯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
幸囚六百囚三百餘人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
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
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
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
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
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
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

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屠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為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著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

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蒼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蒼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居七集卷第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呂頤等編定

熙寧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初，公作易或問三篇，第二篇論卦爻象，其後則去別作一篇論繫辭。此卷所載是也。元論卦爻象一篇，諸本皆不載。恐遺棄道學，今補入。元集第十卷。

明用無首無常無死下

春秋論下而常樂之事

居士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十九

詔冊七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
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
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總達庶務
請同於聽臨見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
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
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勅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長過自推倚
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遭家艱閱余哀荒俯
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頓保護之勅勉獲清
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成事機之久煩殆此
年存承諄誨顧寔繁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
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
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
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老治惟是事親之
禮蓋存有國之規當節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
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

知悉

賜太宗正司詔

勅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
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敷和命宗正
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
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
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
經師而內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
並修厥官糾乃非違先以正而為率勉夫怠墮惟其
善而是從亦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
屏之臣永導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
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
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
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
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
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
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
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
隙之萌庶敷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勸苟有違越必真典刑哉惟信
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
詔內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倚高穹之眷
命獲主大器于茲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
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憂勞積虛疾急踰時有
加無家睿指之性天資夙成傑爾之明即皇帝位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太后為皇太后諸

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
從儉約在外羣臣止於本處舉
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
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同惟賴
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多方
尊皇太后冊文
日易月山陵制度務
長不得擅離治所成
革從事不用舉哀
宗社之靈臣隣協德
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
丁巳朔十有六日壬
申嗣皇帝臣項謹稽首再拜言
曰臣聞昔者明王之
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
也蓋有要道焉推所
以行於已者為天下率盡所以
奉其親者為天下先

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
宋受命造邦百年
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
之遺休餘烈方與君
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
幾如我仁考付畀之
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
慄祗懼不敢違寧者
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
仁咻煦至于有成自
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
憂勞艱難一日萬務
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邇
亦惟我聖母永惟至
思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曲
禮率籲羣心合志一
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
使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匱
身號曰皇太后恭惟

皇太后聖善明哲恭儉專一自正位中宮內助先
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逮及萬國先於正
家遠夫至凡受遺遺時多難心徇勤請權同聽決而
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高母后之失訖不踐於
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推退不失其正之聖是
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感列
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
殫九州之富以為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
無疆斯永承於慈訓臣頊誠懼誠林稽首再拜謹言
居士集卷第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皆任參知政事日中書所用之文公家定本
元又有濮王典禮奏今既載之濮議更不重出

聽政詔候

一作候

冊文司徒

二字上有補字

皇太后... 歐陽文忠公集... 山... 歐陽文忠公集... 皇太后... 歐陽文忠公集... 山... 歐陽文忠公集... 皇太后... 歐陽文忠公集... 山... 歐陽文忠公集...

居士集卷第二十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

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實以武顯于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郭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為濟州閻氏今為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鬪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為文辭其時每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陷其衆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

為人狀兒奇偉事主... 賊平公還拜... 平公乃出以三禮... 堂號州之湖... 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 事語音... 岳州... 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為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知蘇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為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

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 邦然闕於... 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操以... 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 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 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 是六年廣平封陳王出... 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 請許王府王薨公出知... 乃求知淮陽軍公雖法... 其

詔訪以經術謂之關子孫宗即位開元在左右
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往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
其後鄆州守臣某疏述對殿上真宗問辭去青遠近
守臣對若干真宗曰必吾嘗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
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
疾少間趨一作就道已而疾病一作以某年某月
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
野大闕一有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
某官考父作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
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某

其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一孫五人一早亡
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
逢矣患人生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
道純正生於多難而衣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
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
遂不見於後世子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化
罷還鄉閭乃謀刻其一墓之碑而以其辭屬脩

詞曰

閩世將家大纛高
而勇於學奮身逢時
對太原王公桓桓公不勇力
有茂業不文其榮繼世而卿

其後世多... 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

道碑銘

兼侍中文惠陳公神

穎川公既葬于新鄉... 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 今天子其出處始卒之... 以墓隧之碑予為序... 中有于終而大施于... 世大傳其所以基于初... 流長自公五世以上... 為王建掌書記建欲... 官于閬州之西水遂... 皇祖楚國公諱昭汶... 同三司太師尚書令... 于蜀至秦公始事聖... 太夫人馮氏公其次... 弟累遷太常丞知開... 府推官以言事切... 百篇而大臣亦為其

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 為博州人皇高祖翔嘗五代... 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 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 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 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 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 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 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 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

流長自公五世以上... 為王建掌書記建欲... 官于閬州之西水遂... 皇祖楚國公諱昭汶... 同三司太師尚書令... 于蜀至秦公始事聖... 太夫人馮氏公其次... 弟累遷太常丞知開... 府推官以言事切... 百篇而大臣亦為其

文學得直史館知壽慶二州
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勾
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公
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
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急
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
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使
贊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
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
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
使兼知制誥兼史館修
撰銀臺司遷龍圖閣直
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
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
士副使其年八月參知

政事居二歲凡三
道
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
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
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
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
以民為本以利物為心潮州惡
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
潮人歎曰昔韓公論鯉而德今
異其能使異物醜類華化而利
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
年罷知永興軍
諷辨公無罪徙知
州累官至工部待
下平章事公為人
所至必聞
鯉魚食人不可近
之鯉一作憲屏息
戮鯉而懼所為雖
一也吾潮間三百
祀率其州民

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 食餼者吏民以公... 豈以是為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 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 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久病... 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 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 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 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 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 下有餘則上足吾

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 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 束鑿泮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 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 水刀悍甚每埽下湍激奔人以... 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徒勸... 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 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 為陳公堤開封府... 擊彈盡祭以...

附路之界公以... 者恃此也其在河... 而太行之險通行... 利哉河決壞滑州... 不見蹤跡者不可... 本能以巨木斷... 堤以護其外滑... 或陳公因號其堤... 治煩之術任威以... 其澄也故公為政

一以誠信每歲正月清放燈則

一本有公惡少年禁錮之

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

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

察獄中以事而詰公康事不可

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

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

密副使方爭之以謂罪詒則

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

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

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猶多悉焚其

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

丘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

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

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

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安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

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

所絀後晉公益用事事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
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

善惡少年禁錮之

人待汝汝安得為

盡縱之凡五夜無

符縣縣吏惡其明

乃欲以奇動京師

果諂言詒政苛暴

欲加以罪公為搆

得計而沮能吏詒

副使無詒字一

而重犯法至其

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

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節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孫歸卒口十數十言自宗文後娶曰沂國夫人曰北部員外郎求古求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正字復古光祿寺祝象古秦公三平章事求古堯咨人人

約為已貴常使其子多能部事作為善箴以戒子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言次求古大理評事館閣正字復古光祿寺祝象古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

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
笑曰此學也子嘗其
而以陳氏世室為宗公
垂之後若子若孫若曾
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
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汚全潔
自公啓之英與伯季
高擢巨轂四世六公
儀同太師祖考在前

不坐客職暗不安求去秦公
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
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
孫一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
多以材稱於時於嘯嗚呼可

德潛光有侯而發其發惟時
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
世有封秦楚及齊世書中書
首是盛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聞
播美家邦有遠具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轂以質來裔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
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
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侂字希文五代之際
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
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捨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祖保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壙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存為必盡其方

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_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揚太妃代為太

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
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
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
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
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
素號難治公治有轂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
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
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
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
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

澆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
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
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曰
守鄜延并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
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借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
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
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
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安撫大夫樞密直
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
城墾營田復永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

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城有六城又城細腰胡
蘆於是明珠滅滅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
入隴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
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又或
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
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築
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
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
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有失計乃引去於
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將將吏使畏法而愛

已所得賜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酋
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身召之卧内屏人
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
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
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黜以為
軍惟公所部但刺其子弟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
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
而紆西人饋饗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
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賤羣士大夫各
持二公曲直呂公意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

遂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
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
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
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
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
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
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
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
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廢勸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

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
勦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
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
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
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
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
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
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
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
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

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為有贈以兵部尚書所
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劄樂善汎愛喪其母
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
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
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緝紳處士里閭田野之
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反
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
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
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強作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
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
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
難艱一作我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
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
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彘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范文正公神道碑自公坐呂公賤羣士大夫各持
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
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
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
論遂起而不能止○按司馬文正公記聞景祐中
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
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
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

即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公為長者天下所歸以直學士知開封府
龍川志范文正自

為之地無以成功心者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

公作文正碑有二云晚年雖然相得之語後生不

知皆學歐陽公予曰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

聞見錄當時文正公死於荒野不以為然從歐陽公葬

不可得則自削去

先曰范公碑為其

恨之故今碑氏本

公亦罷六字為陝西任昭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
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幾已下至故平置
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
也羅氏本乃堯夫改本也今從表而裁堯夫所改
如此陳無已談載叙二公曲折未必盡然呂公堯
范公雖有祭文蓋交際常禮今載集中詞意亦平
平無已謂歸重而自以道矣

陳文忠公碑棄官此下一有客字 嚙雷作雷
來臣米一作林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一

碑銘四

尚書戶部郎中

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一作墓誌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

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

志以文名當李氏時不

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

八年始有舉進士及第

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

監越州酒稅數上書

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

作佐郎直史館使行

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

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

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

吏莫敢近公一本有

治魏卒可畏也卒為公

元幸無不聽事有下公

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

所難者至其小易則

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

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

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

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

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

劫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

罷摩洛苑使揚允恭以言事

常曆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

為寬簡歲終其課為最徒知

商一作交結權貴一本有

諸豪斂手莫一作敢犯公法

然也一本下有夫收所以能加

為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

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

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監鐵勾院是時李

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

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

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直宗初即位益欲來以

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如有

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

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

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以出為京西轉

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

潘惟岳一作教公上言渡吉栢江舟破亡之可字有

以

以

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
釋不問其後惟岳一作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
自劾者真宗嗟嘆久之繼遷兵既又不解丞相張齊
賢經畧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
屬王超超村既不可專任以輔而兵多勢重非易可
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
陝西聽經略使得自募兵而已無公度言終不合
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劾
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
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

戶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
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在大臣尤
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有入陝
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
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
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
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
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
人曰某字一作某二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
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

改葬龍治一作津鄉之源一作原頭慶曆六年夏其孫肇

稱其父命以一作有之一作有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雖

曾氏始出於鄩鄩為妣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

之際嘗滅鄩而子孫散亡其在魯一作魯自別為曾氏蓋

自鄩遷出於禹歷商周十有餘歲嘗微不顯及為曾

氏而歲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不有

餘歲而至於公一作千有餘歲夫晦顯常相反覆一作

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

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遠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

銘者已公當由太宗貞宗特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

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一本外所言尤多

如在朝廷而任一作責責者無言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

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

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一本有特詳焉所以

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作逆有若善變

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知之公所論議

議論一作論敵人之難言稱君子有德有言德高不施言猶

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

銘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華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
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自皇右拾遺歷有
字晉漢周而皇祖晉公而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
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貞寧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
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
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開元至慶曆蓋百有二十
餘年王氏更四世世世皆有顯名或以文章或以功
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愈恭性篤孝悌厚於
朋友樂施與以明人而惠之公之於世也如理榮利淡甚

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不可

回奪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已出初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

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

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

其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其厚矣聞者爲

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

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

歎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于人世善人因數劇飲

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

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為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為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託一作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陰有鈎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鈎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漸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太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

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為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雜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一本公以相殺兼其財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不復則為盜

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
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
首之罪一作其後某知審卒用公言一作義為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
公無罪始起知秦一作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
治一作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
寬平治以常法故他州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一作平日獨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
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
一本有過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

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召為史館修撰拜天章閣
侍制知史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
更易人或以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
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是歲天子開天章閣
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
進用范公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
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
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者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
惟以天下善人君子為念一作遂以此卒此其
為志豈小哉豈有一作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

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
一作有所為其一作如無一作其不欲空言而已
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一作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
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
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
塋之次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
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以遺子孫一有一惟一有一銘

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並尚書令

國公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一有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
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
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一考一袁
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出書左丞又
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
中書令其為宣徽北一作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
兼尚書令其為武勝軍節度使又中書門下

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鎮又追封冀州公惟
國一字無此公諱某字某少與明經仕不得志居
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為之子初以
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膺德偉聖顯于朝
廷遂為中丞執國之憲丑止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
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
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
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夫
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雖無窮表于其鄉
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哉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

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
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壘分為七守山之程蓋出於
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其人曾祖諱某
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山夫人諱某贈太師
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天下亂於兵
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考考以神童舉
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公百年而程氏
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使相羽佐太宗自晉王即
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即今相國太師
出入將相為時名臣昭著推其所自

來者遠矣初公與其弟...
時從祖以給事中...
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
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
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因汝...
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及...
經中第為處州...
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
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為...
疾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
七月某日

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
日甲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
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
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
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
穀詩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
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
仕于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
道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
窮以貽後昆惟後有人

春秋皆中第是
家明謂曰吾新
科一第使其自
願賢之其後累
人察公無悔色
五年遂以明
薄袁州宜春令
弟怡怡為鄉里
平不代既罷宜
一月某日

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
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
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

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朝
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德功皆第二
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
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
其家曰以比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改爲之銘臣脩

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
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謹乃不
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
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大師中書令祖妣秦國
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大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
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
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
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
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

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
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
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
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
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
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
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
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
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
以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

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書
不辱吾筆大明平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
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自臣細甚悉
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
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
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
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
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
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
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安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

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
以止亂由是天子亦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
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_一無滿歲罷不然被謗譏
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
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_一字學士
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讀_一字侍學
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
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
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_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
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

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然言陛下雖有所_一欲物

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

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_一遷尚

書_一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

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

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

遠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

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

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

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

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頓
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
政殿學士北京建述以爲
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
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
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
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
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
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
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
工部尚書資政殿大

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
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
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
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
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
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
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
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
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
武曰軍節度使陝西
宣徽北院使鄜延路
仍兼陝西安撫使皇
留守北京其於二方
險易行師制敵之要
東上請降言契丹兵
丹兵至元昊帳下
夏人方捕叛族此
而夏人果以兵數
出兵夏人以爲

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
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
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
劾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
月七日巳丑薨于陳州之
輒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
河南府伊闕縣明年給享太
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
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或
守正剛戴功臣褒陳氏封
陳國夫人子男四人

曰陳隆太常博士
大理寺丞女五人
黎至休父為同司馬
秦漢以來世有其人
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
後世因之至唐尤盛
侯是公中山博野人也
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
爵臣
備以謂古者功德之臣
建之國寵退而銘於器
物非獨於其後世所以
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
詩人又猶莫事嚴於詠
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
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
之石遂道之碑得以紀
德昭烈而又幸家天

子善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崇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程以國民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音有聞克大目公厥聲以振乃乘國鈞乃授將戎出入其勳險夷一首帝曰意與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准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書其報一作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其簡銘以述之萬世不顯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熙寧五年秋十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條謙益校正

黃國程公神道碑遂遷以師中書尚書位皆一品朝始考是時未置三少雖有太子少師乃非一品今諸本皆作少師當是筆誤合作太師羅本尚書下有令字今從之

程文簡公神道碑除中丞日丞相張文節公嘗執筆書曰不辱善其披文簡兩為中丞其初在天聖五年九月時文節為集賢相實當筆明年

三月文簡公薨後數年當明道二年十月文簡方再
守中丞諸本誤作文簡之言於再除之後惟羅氏
本核附初除之下今從之又請本作至和三年閏
三月案羅氏本作嘉祐元年朝按仁宗實錄
至和三年九月下詔改嘉祐元年則閏三月固宜
繫之至和但文官例書新元則至和合盡二年羅
氏本亦有所據

諫議大夫曾公碑遺使有十萬其某日卒本

書二再遷一作龍治鄉作

侍制王公碑入為二碑一作之碑作碑一近寬字

上一有曾祖諱敬祖公以慶曆五年七

月二十六日卒一本為山

真國在公碑公諱元白祖諱新考諱贊明一本如此

再世一作累世

程文簡公碑人之一作命置作被賤斥已而有來

降者乎一無堡塞一作猶上書有言廣平郡上

開字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曰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一有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

戶食實封六十五百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

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

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

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

妣姚氏魯國夫人妣姚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

夫人遷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

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

盧多遜言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

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

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平江

縣監潭州銀場等處者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

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為無幾其材任轉運使驛

至京師辭不受其所欲文章體式直史館遷右正

言知制誥知導化三年

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
政事公以晉避
賢殿修撰言言罷復知制
金紫父之遷兵部郎中
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
為人嚴直能任大事避遠
宗益知其賢心歎若水名能
已若水為樞密副使罷
水言公可有用字一真
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
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
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
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
議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
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
臣院通進銀臺對殿事公
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
知人常無公曰真宰相器
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
宗曰吾回已知之矣咸平
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

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
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
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
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
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
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在故其為相務行故
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
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其以謂
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奏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

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以其官而一作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入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告一作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位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然知政事平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見之勞之遷太子中

允初遣使者召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

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太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
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目佗宰相有袖死蝗
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於朝率百官賀公獨
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
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
一作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
曰承規一作珪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
有求爲樞密使者柰河至今內臣官不過番後公任
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
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

火迺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
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
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
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
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書問吉
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
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
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
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
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入真宗意解公至

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
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未罷入
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疾一作如
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
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
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
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
以時入參次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
尉王清耀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
手自和燕賜之疾函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

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員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
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
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
五年卒子男五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
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傅韓億次適兵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者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本有諸人公事寡
嫂謹與其弟旭相輔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
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作

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太一作成爲懼其
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
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其真宗廟庭臣脩
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
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
喪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
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
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
其可紀者輒擊敲擊爲銘詩昭示後世一上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太事事有太疑匪中匪中公爲著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襄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賞罰功當
一作明相所一作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
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
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

沙諭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

空兼侍中諡文和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意子有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過英問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一作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見公為恨贈公司空兼

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

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

既葬賜其墓隧之碑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修

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

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

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

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

親闕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官臣衛官擁

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

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

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從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郤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

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

問學一作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

安撫江西一作得一作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

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佞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

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

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遣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

山推恩遷光祿寺丞徵了先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

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准

南水運使具舟送之
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
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遷
典文館今天子爲皇太
人金紫知制誥判集
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
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
書問之田一參與機密
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
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
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
少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
命所記室然軍再遷左正言
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
賈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
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
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
凡所對必以其意進示不洩
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
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

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
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
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
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
侍講宗政殿遷禮部侍郎
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
旨坐以笏擊其僕誤示
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
史中丞改兵部侍郎或
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
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

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喪免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障國投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一無出人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官禁先以率天下

而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東乃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類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

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
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
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
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寺不釋卷有文集二
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貞宗實錄又集類古今
文章為集覽二百卷其公一作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
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
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
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義問起居
而已故其夢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

一作成

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

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子孟氏屯
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
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
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宗
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
常寺太祝女六人一作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揚察其四尚幼孫十
有二一作人公既樂善而擢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
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有

嗚呼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美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後傳載桓子
嬰稱于丘其後無聞公歆釁以振
公之顯釁實相天子天子以釁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子始卒一躬
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
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界予唯予聖考
令既亡矣孰為予老河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
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 較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 人孫謙益校正

廣韻注誤字云謬誤入注誤字云上同禮部韻始
以謬為謬以誤為誤 古士集第二卷錫陽讀書詩
云似蒙天子知其它 討文大率用此誤字蓋以誤
誤古人通用也今景 公碑乃王洙奉勅書洙於字

學最精其書悞以笏擊僕齒字亦從心後人多改從言過矣碑云道德成裕印本作承裕當以碑為正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兼印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魯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

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
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
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
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
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
能捕公以輿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
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
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
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
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
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其
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
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
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以一作公可任
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
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
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
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

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作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為保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吳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

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
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
骸骨不許以爲會靈勅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
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
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
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
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
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
以公共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

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
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
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
位上回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龍衣
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久無
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
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
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
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
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

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
徒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
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
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於一作
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奉祿足以具死
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
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
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
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
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

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
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
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任復起
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
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
恩意可以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作
紀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
國公祖諱玄追封邗一作邗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
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有中追封魯國公謚曰
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

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
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
次曰咸庶度一作內殿崇班蚤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
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襄武康爰既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
其容甚飭偉其名殷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
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子舊臣
亟其強起乘我輿鉤禮石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
拜母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與俯凡百有位誰其敢侮

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
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
來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
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
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嚴于唐
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
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
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四鄉州以繼美前括

而為韶人祭至於褒卹贈謚始以之寵盛矣蓋褒有
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
以閱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蛇首龜趺揭于墓隧
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豈宜有辭而闕焉敢
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
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
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
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
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
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

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
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
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哀少博學強記
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以法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
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新縣尉書判拔
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而遷秘書丞判校三史充
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
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
徙秦州已而天子感悟亟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
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

憂限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
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四備多失職及趙元昊以
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竭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
振頽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川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
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
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竊諫權倖屏息畏之
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忌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
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
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
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

中國戢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

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

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

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京從容坐帳中辯言

一作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

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不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

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之昊明年使來

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

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去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

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

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下家又以為其一本作
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一拜皇祐二年祀明堂
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下又真去官而蠻賊儂智
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
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
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而從臣西非臣志也天
子嘉之詔公經制廣東而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
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於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
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一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
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

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
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
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
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
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
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
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
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
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
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

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一作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

外郎叔英人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

八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當自襄公有轂甚遠也興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歎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盡諫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由止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說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待待海島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名其遷類于中中返返來來人負土伐石刻辭刻立于立門以貽來世來止止人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康熙五年秋七月

經德二年三月

王武恭公碑河

真能

慶如此

其

其

太常寺太祝

皆適士族

孫男四人

未

右石本所書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
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
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
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
治章句獨慕古人竒節謹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
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一作酒然
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

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竒而不知其才之有以
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
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第一有真宗推
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
竒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
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
為政也縣有治聲者一有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
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
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有
字皇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

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
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
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
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
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字無河東陝西之民得鄉
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
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
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
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
不若募其敢行者用一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

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及間而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得字難

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子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貲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為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

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具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為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為屈多求事可釀為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無河北轉運使又薦為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無吏部考此無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理一作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

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山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為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一本有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墮其居若不可出君翰之乃得去通判河南有未行契丹兵指邢洛天子擇吏之能者改通判邢州其守一無趙守一當守邢以杆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忘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

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
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
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
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
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
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官至尚書屯
田員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其有善不享
其能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
既不能祠君于一曰漢之漢之一曰漢之而其墓幸在其縣
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

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一作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
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
內殿崇班以其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
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
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
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以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
請曰銘之歲誠者一作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
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為著姓

簡肅公於公為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
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
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
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
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
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
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
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
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
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
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終寡孤獨
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
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
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
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
令後為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
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
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建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

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貧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辱遺以違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作當與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庸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李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

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為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為原武人

也君舉進士及第為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
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
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
年五十有九君為人剛介一作好學問事父母孝與
朋友信其為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為
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
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
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嚔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
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惜一作而止之君曰我
豈久生者耶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

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
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一十年始以疾
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
為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
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疆者
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
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
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
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
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

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為名公卿所薦乃遷
著作為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一作
永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
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
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其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
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
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
一作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
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
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
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為時名臣公絳
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
為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
厚孝謹多材能為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
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為
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為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
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為。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

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為強起就職居頃
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弟於其家忠信於
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
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
家享年六十有九以其年某月某日塋于正平縣清
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
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
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
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
氏正平縣大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
守是州予薛氏媾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
為表于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
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
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
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
弟為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徙
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

陰城鎮為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脩嘗
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
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彭公其一人曰尚
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
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
族禮義達于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
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無
里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為
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
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

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
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友也君為吏廉貧宗
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
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
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
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
則其幸不幸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
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
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
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勳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

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塋命大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于一作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總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

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雖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孝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名無山水竹林舊作茂樹竒花恠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

其府推官一作推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
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
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
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
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有
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
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
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
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
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

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
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
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伴碣
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維氏
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
史館脩撰歐陽脩撰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熙寧五年七月另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連慶士墓志云羅氏本葬安陸菽山之原諸本以陸

為陵朝佐按安州安陸郡其倚郭言安陸以陸山

乃鄰邑今按羅水

石曼卿墓表好一

連慶士墓表此下

張之田墓表其疾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清原鄉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五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

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

諱某嘗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吳越王

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

顯方以儒學無幾

南常州縣十有司

科試秘書出校書

寧國軍武人推官... 州麻城... 知縣事... 遷著
作佐郎知新州... 水... 軍... 又遷秘書丞知
秦州如皋縣再遷... 州未行明道
一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 年五十有二君少
好學能為文辭... 其學問
每夜讀書... 州舉之士第一... 遂中
甲科為吏長於決獄... 州自五代
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為海陽... 千餘戶
由是海陽升為大縣潮之... 其來自某

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港曰獄非錢君
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林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
率吏入仇家取林折足令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
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冤君即
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為... 神明其佐
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
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污子
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
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
入于官君立焚之以... 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

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
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為盜者
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
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為君政所
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
縣人為君立生祠如阜民不農桑以鹽為生君曰使
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為條目民使
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阜
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
也蔡文忠公為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為御史會君卒

君平生所為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
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
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餗公瑾公
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為勗
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平時公瑾公輔
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為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
世為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
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三一作年九
月庚申公餗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
至和二年三月壬午無上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

錢姓出陸終蓋顛頊之苗裔始以士為周官久而以
為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
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三
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
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
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
墜益彰其執執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
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

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
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
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
弟子疑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
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
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
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
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
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
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

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
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
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
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道一作衡
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
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
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
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
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
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

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
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一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
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諶曰說
曰詒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
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
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
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禘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
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

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
府君為右羽林軍軍無將軍府君諱拱字某某字無其
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
明經為建威一作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
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
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
班借職再遷一作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
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
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大府君孝悌於其家信
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

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
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
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懷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
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秘書
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主客
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衷行又贈府君為右監門衛將
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
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
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
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

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
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
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
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
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
十有七年廬陵歐陽脩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
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
士之為善者雖堙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
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
勉哉蓋古之為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
之為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
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
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人後
為泰州如皋一作海縣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
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
為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
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
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

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大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子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中作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推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撫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註有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迂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太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

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
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
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誌于幽堂嗚呼先生
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
者之思乃揭千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
脩述

隴岡阡表

嗚乎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隴岡之六十年其子脩
始克表於其以兆散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
而孤太夫人宗自捨居窮一作自力於衣食以長以

教俾至于成人以法之曰以美廉而好施
與喜賓客其休積德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為我
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謂本以庇而為
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
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
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
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
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宜不知養之薄也間御酒
食則又涕泣曰昔嘗一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
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

然至其終身未嘗不感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
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時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
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
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一與我皆無恨也一字類
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作求得則知不求而死者
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常常求其死
也回顧乳君劍一作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
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
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
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

所矜飾而所為如此
於仁者邪此吾知汝
仁不必豐要於孝利
仁吾不能教汝此汝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
綿二州推官又為秦
之瀧岡太夫人姓鄭
夫人恭儉仁愛而有
安康彭城三郡太君
儉約其後常不使過

是具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
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
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
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
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
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
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
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
自其家少微一作時治其家以
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

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

汝家故貧賤也碑本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

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

直學士尚書書本史部郎中留宿南京太夫人以

疾終一作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

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

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

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

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

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

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

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

積善成德宜享其全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

顯榮褒大實有二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

庶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

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

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

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
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甲推誠侯德崇仁頌戴
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
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實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
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
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
丞博士坐海賊襲習高階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

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
編校秘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
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
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
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
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
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
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
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
有法民畏信而使吏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

剡鄰邑也其民間其吏誰曰此則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以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_一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知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賢也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屯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

所過如破竹吏已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八人無一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十人沃_一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

用後十餘年御史知樞蘇家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
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者可以一責
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
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
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
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
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
郎勲一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
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
晉陵縣君生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濟皆舉進士

曰恩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
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
之平生善復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
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
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
與論著君之大節伐其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
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周君墓表諸本皆作君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朝
佐竊謂篤行君子正賴公文以傳遠豈可逸其名
字鄉里乃為考春陵志悉書之

鐵君墓表悉求賢行一作

唐君墓表父諱謂

胡先生墓表景祐明道一作明道於京師一作

潘同什表吾始不本

丁君墓表召自諸暨也以村行選也曾祖諱輝祖

諱諒父諱東之

